

● 中国哲学

# 论谭戒甫先生治墨学之道

罗 运 环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罗运环(1951-), 男, 湖北洪湖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中国地域文化(楚文化)、古文字研究。

[摘 要] 谭戒甫先生几乎毕生从事《墨经》研究, 旁及诸子其他、楚辞、金文, 著作甚丰, 成绩卓著。所著《墨辨发微》等墨学著作, 构建了谭氏墨学体系, 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谭先生成功的奥秘主要是: 一“真积力久则入, 学至乎没而后止”; 二“取重于辩学”, “穷神殚智”与“两个发现”; 三“学过电机工程的基础”加上“涉猎旁门杂术”。此外, 学问无穷尽, 不断地提高自我, 实现自我学术升华, 这也是谭先生在数十年中的亲身体验。

[关键词] 谭戒甫; 墨学; 体系; 治学之道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14-04

作为学者, 著书立说, 勤奋终生, 无不希望自己的著作能流芳百世。然能如愿者罕见, 谭戒甫先生则是位幸运者。诚如中华书局编辑部所云: “谭戒甫先生几乎毕生从事《墨经》研究, 成绩卓著”<sup>[1]</sup> (第1页)。先后著有《墨经易解》、《墨辨发微》、《墨经分类译注》等墨学著作, 构建了谭氏墨学体系。旁及诸子其他、楚辞、金文, 著作甚丰<sup>2</sup> (第324页)。其中所著《墨辨发微》及其姊妹篇《公孙龙子形名发微》, 是其治墨学的代表作。此二书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继而转由中华书局再版, 并收入《新编诸子集成》, 不断重印, 流传后世, 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sup>3</sup> (B3 学术版)。谭先生成功的奥秘, 就是“真积力久则入”。

## 一、“困惑”、“兴趣”, “真积力久则入”

谭戒甫先生(1887—1974), 湖南省湘乡县(今涟源县)人, 武汉大学教授。曾任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教师, 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之江大学等大学教授, 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系主任。先生治墨学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其父生平讲求朱、王子之学, 言行不苟, 然颇过于拘谨, 先生自小即深受其父的影响。其父常引曾国藩“以儒家治身, 以道家治心, 以墨家治事”的话教育先生<sup>[4]</sup> (第1页), 所以先生后来爱好周秦诸子并对于周秦诸子颇多研究。十二三岁, 在其先祖墓庐读书, 墓庐内藏有周秦诸子书。先生曾读过《墨子》各种, 每遇谈名理处即难懂, 常感困惑。十五六岁时, 其父延请其六舅颜畏庵师主讲, 理解亦进。未几, 到长沙, 考入游学预备科英语班, 专门学习外文、数、理、化和“论理学”等功课, 为研读《墨经》初步奠定了基础。1906年, 预科停办, 学途屡梗, 因锐意自学, 购得王壬秋《墨子注》、曹镜初《墨子笺》, 反复研读, 遂对《墨经》的兴趣独为浓厚。1909年, 考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 学电机工程。为研究《墨经》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间, 先生寓居南京昆庐寺, 时向往印度因明学, 闻杨仁山长老(清末佛学大师, 久任南京佛

学会会长)由日本抄回很多中国久已失传的佛书,并设金陵刻经处翻版流通,前往购得唐义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及玄奘译、窥基疏的《因明入正理论》。1912年在长沙任教,先生利用课余时间研读此因明二书。同时,又购得严几道所译的《名学浅说》和《穆勒名学》二书,相互参照,所得启发甚多。

1914年,章行严先生主办《甲寅》杂志,先生获读《章氏墨学》。章氏善谈逻辑,能汇《墨经》为一炉,见解深刻,当时对先生影响很大。稍后,认识渐进,发现章氏墨学不涉及因明,意若未惬。先生认为:“逻辑、因明与墨辩三学当鼎足并峙,而墨辩与因明尤为接近,不独理论多同,即论式组织亦多符合”<sup>[1]</sup>(第202页)。从此,先生意欲与章氏墨学相抗衡,遂不再步章氏后尘,立志要钻入因明学。

1918年,先生的《墨经长笺》编成,里面颇杂有未成熟的因明论法作为比附;但到1921年,见解渐深。于是,用《墨经》的《小取》前三章和《大取》末一章为基础,复引“经说”中比较明确的论式为例证,撰成《墨辩轨范》一文。又先后撰成《经说释例》、《论式源流》、《三辩义例》、《辞过义例》、《类物明例》各篇,而先生的墨学体系也就基本形成。先生治《墨经》甚久,虽牵于人事,不时辍作,而方寸之际,实未尝一日或忘。即使遭到挫折也从不气馁。《墨辩轨范》初成时,先生曾就正于其舅父颜息庵先生、宝庆石苍石先生,二位先生皆谓:“此(墨辩)与因明、逻辑,鼎足而三,应为举世公有之学,可与世人共究之。恐非一人之力所能胜耳;盍寄刊沪报,庶来纠诤乎?”<sup>[5]</sup>(第497页)先生深受鼓励。于是,摘抄《小取》前二章所论辩术各节目,命曰《墨辩大纲》,邮付《学衡杂志》,希望能够发表。不意迟延数月,未见刊登。先生并不气馁,随即索回原稿,再四钻研,略为改定,敝帚自珍。

先生在发现墨辩、形名二学后,研究的兴趣更浓更刻苦,常冒寒暑,忘寝食,因而亦大病几殆。及年余病愈,名墨、形名二学进展颇速;至1924年,《墨辩发微》和《形名发微》二书句读几和今本相同了。到了1928年,《墨辩发微》和《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成书。先生的墨学体系亦随之成熟。先生曾在《墨辩发微》和《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成书之时,回首对墨辩的研究过程,感慨万千,他说:“余性拙钝,区区之作,历十余年。善夫荀卿子之言曰:‘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予今粗有所入,固未尝止;无所积乎真,抑亦力久而已。然中有极难者,每穷神殚智”<sup>[5]</sup>(第496页)。此后,数十年间先生也未曾停止对墨辩和形名的研究,不断修订《墨辩发微》和《公孙龙子形名发微》。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所,先生又同苏联科学院立约译注墨经,1957年完稿,书名为《墨经分类译注》,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 二、“取重于辩学”与“两个发现”

学问之道,贵在找准研究方向,有所发现有所突破,并在新的发现、新的突破中形成独特的学术体系。先生成功就贵在如此。墨子生平所探究的主要是:尚贤、上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十事;而《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则在其次。先生何以轻墨子之要道,反而取重于辩术?对此问题,先生曾作过回答,其曰:“墨子驾说,为类至繁。尚贤十事,理致原属通义,上说下教,言盈天下,亦足见其易知而简能。惟名辩一科,深沈博洽,每为常人所不易瞭,即墨子当日亦未臻极成;迨传之相里祖夫邓陵三墨,始得修整,晚年结集,删存为《经》。徒属虽云俱诵,盖亦未尝分三:一则惧其纷杂更难董理,二则虑其繁多易滋纷杂,故至晚世删存为《经》者,实已非常重视之矣。然汉代排斥《诸子》,名辩尤在摈弃之列;虽鲁胜崛起于晋世,亦无救于复兴之机。自后长夜漫漫,幽室久闭;逮至有清中叶以后,纵有二三聪睿之士,仍等诸矇瞶索途,终未窥见大业之所在也。降及近数十年,治墨学者烽起,尚贤诸说,久已充塞于著作之林矣。虽然。荀卿有云:‘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非相篇》)。墨子至今已二千余年,其各类创说在当时固有相当之值,而在今日以殊久之故,苟以之施诸国家,不必尽皆善政也。且兼爱、非攻、节用、非命诸端,今人所认为无可非议、行之有益者,亦已讨究无余矣。而惟其当日之辩学,尚无明澈之解悟,条贯之研寻,超越之整理,美善之纂辑,长此以往,恐遂陵夷。余故宁取人之所轻以为吾之所重,虽所得有限,断断于此而终不舍也”<sup>[5]</sup>(第4页)。

先生取重于辩学,锲而不舍,两大发现,促成谭氏墨学体系。先生回顾其辩学两大发现时说:“我研

究形名学略后于墨辩学,但发现形名家还在发现墨辩家的《小取》论式之前一点。我因有这两个发现,一部《墨经》和一部《公孙龙子》才有可能轻松愉快地读下去,这是我个人的一种体会”<sup>[6]</sup>(第 172 页)。

先生在讲述其发现形名学的经过时说:“我认识形名家之学是从《墨经》内部引起的,《墨经》都是名家之学,而形名学是由名家之学的反面发生之故。1919 年 1 月,先兄毅甫卧病长沙,我往省视,即住其寓。时兄咯血班班,呼吸不匀,我感忧虑。夜深略定,我坐火旁,忽入遐想。顷刻若醒,随手取身边《墨笈》稿本一看,得读《经说下》‘若敷与美’一节(今本第四条),辗转推究,颇悟入形名之理,不觉大叫一声。兄忽惊问,我乱以他词,因即就寝。明日,以实告,兄亦首肯,病渐略佳。过数日,怡怡如常,对我说:‘你用心至此,书必有成,但不要蹈我的覆辙波!我听罢一惊。不久,兄雇木船回乡,因交《墨笈》稿本请其作《序》。7 月,我往梧州任教,遂于暇时再攻《说文》、《尔雅》,亦兄所命。11 月,兄竟去世。1920 年 7 月,我回长沙,才专究《公孙龙子》,对形名学说渐有门径。先本辑有《公孙龙子》各种材料,至此又变更计划,结合《墨经》进行,而二书同时得解,心颇快慰”<sup>[9]</sup>(第 172、173 页)。

先生在讲述其发现墨辩学的经过时说:“辛酉(1921 年)春,忽有感悟,发明《小取》论式,持以衡之《经说》,怡然理顺;又《经》、《经说》皆名家言,顾别有形名之学,门户独启,绝不混淆;由是将《墨辩长笈》改名《墨辩发微》”<sup>[5]</sup>(第 496 页)。先生还特别强调两点,他说:“(一)周秦《诸子》里面多有名家言,自来不少学者利用西方逻辑三段论法的形式,把来一模一样地支配,因说东方也有逻辑了。及仔细查考,只是摆着西方逻辑的架子,再把我们东方的文句拼凑上去做一个面子。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虽有些出于自然比附,但总没有独立性。其实,我国本有独立性的辩学,其论式组织即在《小取》、《大取》二篇中,而《经》、《经说》各条就是辩学论式的例证。通过这一发现,然后分条更有标准,句读更易明白,而意义也更加联系了。(二)《经》、《经说》共有 178 条,《大取》、《小取》也有几十条,都是名墨二家的话。但里面有些段落却夹杂着驳辩的语句,立破明显,对扬剧烈;自来学者们都把它统同起来,混为一谈,当然要发生很大的矛盾,纠缠不清了。我经过几年钻研,竟发现里面另有一派形名家的学说,是由名家引来驳辩的;及介限画清,才知是二派的互相争鸣,针锋相对。破此一关,就觉得彼此通明无碍,各成其是了”<sup>[5]</sup>(第 3、4 页)。

因为有了这两个发现,名墨、形名二学研究进展加速,到 1924 年,《墨辩发微》和《形名发微》二书句读几和今本相同了,形成了学术独到的谭氏墨学。到 1928 年,诞生了相互关联的《墨辩发微》和《形名发微》两部名著。对此,先生曾指出:“形名家和墨辩家是一对互相关联的亲姊妹,也就是在一家中两个爱斗嘴的顽皮角色。它们吵起来,有些好像是同声相应的话;但针锋相对,确实是各有心胸,分寸不乱的。因此,《墨辩发微》和《公孙龙子形名发微》也就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姊妹篇”<sup>[6]</sup>(第 172 页)。

### 三、“学过电机工程的基础”加上“涉猎旁门杂术”

研究方向的确立、以及研究中的新发现、新突破,乃至新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研究者所具备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法。谭氏墨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如此。《墨子》书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所包含的门类很多,如辩学、哲学、光学、力学、数学、几何学,以及经济学、政法学、教育学、伦理学等等。和现代科学精神相契合的,在我国,此书当首屈一指;在世界古代,像这样的作品也不多见。这真是我们祖国的瑰宝,民族的光辉。此六篇书,不仅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而且有自然科学的内容,素号难读,梁任公曾在其著作《墨经校释》中举出对其研究有“八难”,是确实的。先生研究此书历时数十载,因学过电机工程,就在物理、数学、逻辑一些知识的基础上,得到门径。随后大感不足,又先后专习文字、音韵、周秦“诸子”、“经史”要籍,以及佛学因明学,还涉猎旁门杂术,远及于东、西洋各种相关著作。据先生回忆:“在这断断续续几十年中间,像作战一样,总是紧紧包围着这六篇书,向它发动无数次的进攻;虽吃过很多败仗,只因艰苦奋斗下去,终于拔除了很多要塞和据点。所以当时照先生个人的意识,认为这六篇书是大概弄清楚了,料想人家看了也会懂得了的;因而于 1935 年,先把《上、下经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改题《墨经易解》就是这个原因”<sup>[9]</sup>(第 6 页)。《墨经易解》发行于 1935 年。

当年5月到11月14日,天津《大公报》的《图书副刊》“书评”栏载有笔名“与忘”的先生,对此书作了诚恳的介绍和细致的讨论,当时先生和他互答过二次,也登在《副刊》。据先生回忆:与忘先生当时对先生有三项启示,其中第三项缺疑问题,先生对此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先生指出:“我是主张不缺的。有疑不缺,必提出论证,委曲求通,以供人家去取,也可能得到一个意外的解决。如人人缺疑,永远下去,就无从启发后学,阻碍进展;但有些实在无法解决,自然会要缺疑的。不知学者们的看法如何?”<sup>[5]</sup>(第7页)

先生治《墨经》过程中,凡疑难处,莫不广引古籍,委曲以求其通;而于光、力诸科,则又远征西学,以实现学术升华。先生在数十年的亲身体验中,深知独学无友,冥行擅埴之苦。据先生说:“计自《墨经易解》出版以后,到《墨辩发微》出版以前,经过22年之久,虽陆续不断地加以修正,但总觉得不够水平。即如此在译注《墨经》(指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请谭戒甫先生译注《墨经》事,即《墨经分类译注》)过程中,又发现很多错误和偏缺,或全条改释,或半节改释,甚或一二字改释,这是否以前不曾精思慎虑,而粗枝大叶地略过去了呢?不是的。总起来说,大概经过学习以后,有些进步”<sup>[1]</sup>(第204页)的缘故。先生还说:“我今后的唯一希望,就寄托在全国好学深思的青年身上。他们为数不少,若把我这一点成绩作为基础,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像接力赛跑一样大踏步前进,那么,灿烂的光辉就要到来”<sup>[1]</sup>(第204、205页)。

### [参 考 文 献]

- [1] 墨经分类译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1.
- [2] 谭固生.谭戒甫传略[A].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3辑[Z].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3] 文忠.研究先秦诸子楚辞金文的大家-谭戒甫[N].光明日报,2000-12-12.
- [4] 谭戒甫.自传[Z].武汉:武汉大学档案馆档案资料,1951.
- [5] 墨辩发微[Z].北京:中华书局,1964.
- [6] 公孙龙子形名发微[Z].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 严真)

## On TAN Jie-fu's Studying Method on School of Mozi

LUO Yun-huan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UO Yun-huan (1951-), mal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Pre-Qin & Han Dynasty (Chu area culture) and paleography.

**Abstract:** Prof. TAN Jie-fu spent almost all of his life in studying Mozi, and also approach to others, including thinks in Pre-Qin period,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Chuchi. He was rich in writing and research finding. His Mo Bian Fa Wei, and other works, which constructed his system of Mozi studying, won him a high standing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scholarship. This paper consider that, his studying method is: Firstly, believing the longer accumulate, the deeper studies reach, discovering should not stop until end; Secondly, depending on debate so as to get two discoveries; Thirdly, his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electronic machinery, and being interested in some fields else. Moreover, keep on promoting and transcending himself is also his academic experience that he has been practicing for decades.

**Key words:** TAN Jie-fu; Mozi studying; system; studying method